

美国名将全传

艾尔弗雷德·泰尔·马汉



A COMPLETE SET OF
BIOGRAPHIES
ON AMERICAN FAMOUS GENERAL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美国名将全传

艾尔弗雷德·泰尔·马汉

主编：祁长松

艾尔弗雷德·泰尔·马汉

全名：Alfred Thayer Mahan

生卒：1840. 9. 27～1914. 12. 1

出身：军人

学历：大学（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

宗教：高教会派

职 务：海军学院院长、巡洋舰舰长、历史学会会长、海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军 衔：海军少将

夫 人：埃伦·莱尔·埃文斯

子 女：2 女 1 子

参战经历：1861 年参加南北战争。

著 作：《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上力量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与1812 年战争的联系》、《海军战略》。

名 言：谁控制住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

控制海洋，特别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控制海洋，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性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一、出身名门 酷爱读书

艾尔弗雷德·泰尔·马汉于1840年9月27日生于纽约州西点军校一个教授家庭。马汉兄妹6人，他排行老大。马汉的父亲名叫丹尼斯·哈特·马汉，是美国西点陆军军官学校一位享有很高威望的军用与民用工程学教授、系主任；母亲名叫玛丽·海伦娜·奥克尔·马汉，是一个终身信奉上帝的基督教徒。

究其家族，马汉的祖父约翰·马汉是一个19世纪初移居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移民，曾在诺福克以做木工为生，后来当过承包商和房地产经纪人。

马汉的父亲年轻时是一个身材纤瘦、沉默寡言、学习发奋的人。1824年，他以学习成绩居全班之首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并被任命为陆军少尉分配到美陆军工兵部队。命运的安排是莫测的，在同年年底，他又被调回西点军校担任数学助理教授。

少年时代的马汉十分喜爱看书。书对他来说，是获得知识的源泉，是世上最珍贵的礼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尽管马汉对他的父亲十分尊重，并对自己那学究气浓厚的家庭怀有强烈的自豪感，但他却很少拜读他父亲的名著和有关防御工程学与战术研究方面的文章。

马汉的童年正是在军校嘹亮的军号声和有节奏的队伍操练的伴随中度过的。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在他脑海中留下了一件终身难忘怀的事情。那就是他8岁那年，军校隆重庆祝该校警备队由墨西哥战场凯旋归来的场面。正是在那军乐吹奏、鼓声震天、礼花纷飞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蕴藏在马汉幼小心灵中的壮志

胚芽开始萌生。

孩提时的马汉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有过美好幸福的童年，有过许多爱好和淘气的经历。他曾经想出各种花招去戏弄他的弟弟弗雷德，也曾纠缠着要钱买爆竹花炮欢度独立节。像所有的普通儿童一样，小马汉喜欢糖果、玩具和各种有趣的童话小书，喜爱读《圣经》上的典故和带有宗教色彩的各种小册子。

马汉家的书房里收藏有许多别处不易借到的军事、历史其他方面种种书籍。十几岁时，他经常一个人躲在书房里津津有味地啃嚼着一本本对孩子们来说最是枯燥无味的作品。在这里，他先后读过弗莱西普·格罗米特的《我的部分航海日记》，乔纳森·奥尔琼斯的《指挥手册》等。除此之外，他还把学校图书馆内能找到的《联军杂志》都装订起来，仔细阅读。因为当时在这类杂志上，经常载有许多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回忆与拿破仑军队进行海上作战情况文稿，马汉很喜欢看这方面的资料。对他来说，书籍是他从中获取种种丰富知识和感情的无比宽阔的天地。他从不认为这些书的内容已经过时。相反，马汉认为，书中所记载的一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再现历史的真实情况。即便有些内容并非有很大价值，但它毕竟也是一种历史的记载，可供参考。马汉认为，“一个人如果希望了解他前辈的生活和经历，就必须而且也只能从那些曾经在特殊环境下幸存下来的人们的回忆中，去进行寻求和探索，因为唯有他们才是历史上有力的佐证人。”

1852年，马汉的父亲把马汉送到马里兰州哈格斯城一所基督教教会专为男孩设立的学校读书。尽管这所学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适合这些来自南方各地上等人家子弟成长的园地，但学校的教学水平之低，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数学专业的教学水平，令人

感到惊诧。为此，马汉的父亲不久便将在那所学校读了2年书的儿子转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学校继续上学。

1854年，马汉转学哥伦比亚，并就近寄住在他的叔叔家，他叔叔家离学校很近，马汉上学十分近便，生活上也可以得到照顾。

这时，马汉的叔叔正忙于撰写一本权威性的书籍——《教会史学》。年轻的马汉不但从叔叔那儿培养了对历史的爱好，而且还学到了编写历史著作的技巧，形成了某些历史观。在他心目中，叔叔是他的良师益友和启蒙导师。在这段时间中，马汉大饱眼福，他欣赏了许多有关英裔天主教徒所赞美的崇高的救世神学读物。

二、转学海校 服役海军

光阴荏苒，在叔叔家度过了两年愉快的日子后，16岁的马汉满怀着童年时代日夜向往献身于海军事业的激情，带着哥伦比亚学校校长查理斯·金的亲笔推荐信，告别了叔叔一家，踏上了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人生征途。由于有校长的推荐信，他未花费多少周折，就获得了进入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学习的批准书。

马汉的父亲在开始时是反对儿子加入海军行列的。但当他发现儿子决心已定，并要动身前往海军学校时，又改变了态度，转而同意儿子在外可以使用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了。

马汉于1856年9月30日到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报到，10月2日进行了入学宣誓。从此，他成为一名正式的美国

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在军校这个熙攘纷纭、具有强烈竞争性生活的男性社会中，马汉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

由于马汉持有哥伦比亚大学二年级的学历证明，经他申请后，校方同意他直接插到二年级三班，和比他早入伍一年的1855级学员同班学习。尽管马汉以后在自己存入海军人事局的档案中，专门就此事作了一番解释，说明自己当年的插班是由于本人的坚决要求、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插班考试而赢得的资格，但当时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他则是一个受到校方特殊照顾的、有来头的人物。在他升入三年级之前，全班49名学员在第一学年都接受了严格的新兵训练，升入二年级时，其中的28名学员被淘汰了，剩余的人在自己生活的空间早已结成了各自志愿相投的“小团体”，马汉则成了局外之人。

1857年，马汉刚结束海上训练，即乘普利第斯号到亚速尔群岛作夏季旅行。此番航行虽然短暂，却使身为海校学员的马汉长时间地沉浸在一种高昂激奋的精神状态之中，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蔚蓝色的大海并非总是风平浪静，马汉的生活也有过不少烦恼和极不愉快的经历。1857年12月5日，马汉担任学生值日官的时候，擅自作主，同意一个同学将一个包裹藏在值日官的办公室的楼梯间里，因此而受到了指责。更为严重的是，当包裹被发现后，里面装着的竟是当时学校的严禁物品——烟草。为此，校长格林立即传讯马汉，并要求他交待这位违犯校规的包裹主人的姓名。固执的马汉拒绝说出这位同学的姓名，被当场撤销了值日官的职务。

学校警告马汉说：“我认为你辩解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因

为你公然违背了校规，如果你再坚持不说出那个同学的姓名，学校将行使职权将你除名。希望你能够迷途知返。”这个警告震动了马汉，他过去从未意识到这件事会给他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经过激烈的思考，马汉表示：“如果因为违犯校规而被开除出校，这个后果对我来说太严重了。为此，我愿意回答所有问题。在此之前，我已得到了当事人的同意，可以在必要时将他的姓名说出。”就这样，一场风波总算是平息了。

12月8日，马汉前往格林校长的办公室承认了错误，保证今后不再做这类事情。通过这件事，马汉受益匪浅。他开始懂得了什么是职责和自尊心；作为军人，当两者发生冲突时，首先应该服从的是职责。

转眼之间，1858年的夏季来到了。马汉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夏季海上航行训练。这是一次难忘的航行。由于普雷伯尔地区的气候恶劣，舰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颠簸得十分厉害，使他们饱尝了晕船的滋味。

然而，正是这次航海训练中，马汉第一次向阿希吐露了他胸中的远大抱负。他说：“产生诸如斯蒂芬·德凯特式的海上豪杰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如果没有客观现实的条件和一定的环境，想单凭勇敢而成为流芳百世的英雄是极困难的。因此，我已经下决心通过理论研究这一途径，在海军中赢得声誉。”这些想法在当时尽管仅仅是一个年轻人的理想蓝图，但从中已充分显露出马汉是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年青人。

1859年6月，马汉在20人的班上以名列第二的成绩毕业，并顺利地通过了学员的任职受衔。毕业时，他满怀激情，渴望着到海上去，到作战部队去，当一名真正的海军军官。

毕业前一个月，马汉也像所有的应届毕业生一样盼望着能够获得称心如意的分配命令。当时，最为理想的分配方案是能和三四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同一条舰上服役。

从内心讲，马汉十分希望能够分配到“易洛魁”号舰上去。因为这条船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蒸汽动力船，具有速度快、吃水浅的良好性能，在战时能够较有效地担负起港口巡逻和海上阻击的任务。在这种船上服役，不仅可以使个人体验到真正的海上战斗生活，而且也比在其它船上服役有更多立功受赏的机会。然而，根据分配命令，马汉和他的伙伴却必须到护卫舰“国会”号任职。该舰编制 480 人，装备有老式的 50 毫米口径的火炮。

刚到舰上不久，马汉就被指定为巴西基地司令、当时常驻“国会”号的桑兹准将的随从参谋，并分管舰上弹药部门。

此时，美国南北双方矛盾已经极端尖锐，马汉的舰只一直在巴西、乌拉圭海域值勤。1860 年内战爆发后，舰上的官兵也分成了支持和反对联邦政府的两个阵线。

三、参加内战 支持北方

1860 年，马汉回弗吉尼亚看望战争中的家乡，当在家乡听到看到南方的形势后，他毅然决定站在联邦政府一边，支持北方。

1861 年 8 月 31 日，形势急转直下，联邦政府军惨败。此时，马汉却得到提升的命令，被调到“詹姆斯·艾杰”号任中尉军官。

马汉在“詹姆斯·艾杰”号任职期间，曾经给海军部长助理写过一封信，建议用一条舰伪装成普通商船，或用毫无武装的船

作诱饵，引诱南军前来攻击，这时待机的舰船便可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将其击沉。然而，马汉的信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但马汉并未灰心，渴望着参加战斗。

不久，马汉又晋升为上尉，并被派到“波卡蓬塔斯”号。在珀西尔·德雷顿的指挥下，“波卡蓬塔斯”号参加了1861年11月7日对南卡罗来纳州罗亚尔港发起的海陆联合进攻。令人扫兴的是，途经汉普顿·罗兹的南下航程中，海上气候恶劣，马汉所在的舰在战斗打响后才赶到预定位置。在两次穿插敌舰编队时，他们的舰受到敌舰“福特·沃尔克”号的攻击，桅顶受到了轻度的损伤。战斗结束编队停港抛锚时，“波卡蓬塔斯”号却与“塞米诺尔”号发生碰撞，两条船的损坏程度比敌军炮击造成的损坏还要严重。

罗亚尔港战役之后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波卡蓬塔斯”号奉命参加封锁南大西洋的任务，一直巡逻在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的江河海湾。由于他们远离战区，战场新闻一般需要10天到半月才能传到舰上。

南大西洋海上执勤的日子终于随着新调令的到达而告结束。1862年9月，马汉被召回海军学院任教。内战时期，为了安全，学院已将校址迁到罗得岛新港。从马汉的自传中可以看出他完全能够胜任教学工作，但却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学院生活给他留下的最愉快的回忆是1863年夏季的海上训练。当时，马汉带领着他的学员乘坐“麦塞顿南”号驶达欧洲访问了巴黎，一路上饱览了海外风光。

1863年10月，马汉又被调回海岸炮舰“塞米诺尔”号，重新开始了海上颠簸飘荡的生活。他们先后在得克萨斯沿海、萨宾

海峡和加尔维斯顿海域执行战时海上封锁任务。

1864年2月18日，马汉终于离开了“塞米诺尔”号炮舰，调回了他曾于1861年呆过的陈旧的“詹姆斯·艾杰”号上服役。同年7月，他又被临时调到只装备有4门火炮的“锡马隆”号任舰长，执行近距离封锁支援任务。3个月后，马汉被任命为编队的军械主任。

战争已接近尾声，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于1865年4月9日在弗吉尼亚州的阿坡马托克斯城率部投降。但是“詹姆斯·艾杰”号仍在墨西哥湾执行海上护航任务，以防止那些未听到投降消息的南军战船继续攻击来往的船只。当军舰驶抵拉丁美洲的海地时，马汉染上了疟疾，只好告假两个月回西点休养，在家期间，他收到晋级为少校的任命。然而，他却写信给海军人事局局长珀西瓦尔·德雷顿上校，就他的病情恢复缓慢、无法按时到舰上任，要求续假。这样一来，他的职位很快就由桑顿·詹金斯舰长顶替了。1865年7月中旬，他乘养病期间到新港探望朋友，在1月中旬接到人事局发出的通知，要他马上报到，并指出他的身体早已恢复到足以上舰的条件。也许是为了惩罚他5个月不到职的缘故，上级将他分配到停泊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港的“穆斯库塔”号任副舰长。

四、舰上平淡 恋爱火热

1867年元旦，马汉调任“易洛魁”号副舰长。

内战期间，尽管马汉很少亲身经历炮火连天的战斗，但他却连续晋升到少校。他认为自己的战时经历是平淡的，所服役过的

那些舰船中没有一艘能够体现出美国海军的威风 and 自豪。内战的爆发，倒是使他有对国家对国家武装力量和国际仲裁进行正确的历史性的评价。

3 年的“易洛魁”号舰上的生活，剧烈摇晃的舰艇，以及作战勤务，没完没了的日常杂务，“微不足道的琐事”，使马汉在学校时幼稚地认为出海具有浪漫色彩的认识消褪了，代之而来的是烦躁、沮丧，有时态度粗暴，使人难以忍受。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67 年 8 月 7 日，马汉制定了一份日程表，他用大块时间来阅读书籍，对其他活动都作了具体安排。此时的马汉，迫切希望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希望从目前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因此，他对他的同行官兵疏远了，与他们没有了共同语言。当舰只停靠在日本和中国港口时，马汉通常是自己一人行动，利用许多时间仔细观察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收集有关资料。

对于“易洛魁”号上的水兵，马汉更加尖酸刻薄，动辄发脾气，很不通情达理。他认为这些船员是不值得过于骄宠和溺爱的。在“易洛魁”号上的船员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美国人，其余的大多是爱尔兰人，其次是德国人和法国人，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人都有代表，另有少数黑人、东方人和混血人种。这儿成了国际大杂烩，开小差司空见惯，酗酒盛行，偷窃、顶撞上级、打架斗殴等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行为常使军官们大伤脑筋。由于开小差、退役、患天花等疾病以及中队内部水兵不断轮换调动等原因，舰上水兵队伍很不稳定。马汉为此抱怨“缺乏人手，干什么都感到困难”。

郁闷、精神不振，使马汉常常借酒消愁。1868 年马汉作为

少校军官才 35 岁，然而他却快成了秃子。1868 年 7 月，马汉被任命为“阿鲁斯托克”号舰长。10 月，他因患胃病离舰住院。1869 年 9 月，当他病愈返回舰上时，“阿鲁斯托克”号舰由于破旧被卖了。9 月 21 日，马汉被批准休假 6 个月。

马汉搭乘英国客轮“格伦卡特尼”号自横滨回国。沿途经过香港、加尔各答、孟买，穿过新近通航的苏伊士运河，一路逍遥自在，于 1869 年 12 月 17 抵达马赛。他发现蒸汽式海岸炮艇“朱尼亚塔”号在港内，便去拜访了在这条艇上任航海部长的朋友萨姆·海斯。从海斯处，马汉得知弟弟丹尼斯·哈特·马汉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正在尼斯的“沙宾”号护卫舰上实习。

不料这次对丹尼斯的简短的拜访，引起了一场为期 6 周的恋爱风波。马汉在旅馆中遇到了来自纽波特的一位“绝代佳人”。这位夫人恰巧在尼斯过冬，她的丈夫已经病故无牵挂，因此，马汉随即向她发起了“进攻”，试图赢得她的好感。但她并不领情。马汉思想上十分痛苦，好长时间仍无法摆脱他所钟情的恋人的倩影。

后来，马汉在对意大利南部、法国南方、巴黎、伦敦以及斯皮特黑德海峡皇家海军的设施作了短暂的访问之后，于 5 月中旬在利物浦乘英国轮船“俄罗斯”号前往纽约。与先前不同，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愉快的航行。他沉湎于船上的社交活动，渐渐摆脱了失恋的郁闷，正是在这次航行中，他结识了费城的格雷斯·埃文斯夫人，她是与马汉最终结为夫妻的埃伦·莱尔·埃文斯的姑姑和红娘。

8 月，马汉在沙伦温泉又见到埃伦的姑姑格雷斯·埃文斯。

格雷斯将马汉介绍给她的这位侄女。正当马汉与埃伦之间的友谊开始萌发之际，他接到海军部要他去费城执行特别军械任务的命令。

1870年11月11日，马汉又被调往纽约造船，开始了新的工作。

马汉在纽约安置下来后，便确定向曼利厄斯·格伦道尔·埃文斯夫妇的女儿埃伦·莱尔·埃文斯求婚。格伦道尔·埃文斯是费城的商人，最近才迁居到纽约华盛顿广场北13号住宅。这是个经济宽裕、有社会地位的家族。1873年，埃文斯在大萧条中破产后，被迫流落到法国南部的波城，以期在那里重整家业，继续生存和发展。他的女儿埃伦，昵称“埃莉”，是个不十分迷人的少女。

马汉对埃莉的追求既不急切、迅速，也不热烈，他懒懒散散、不紧不慢地追随着她，就像一条超载的、在逆风中行驶的单桅小帆船。埃莉比马汉年轻11岁，母亲认为她年纪太轻，缺乏阅历和应有的经验，因此认为对女儿的恋爱主张不宜操之过急。这位母亲不曾料到，艾尔弗雷德·马汉少校虽然年过30岁，却和她的女儿一般天真，不谙世故。她更不知道马汉以往的爱情和罗曼蒂克最后都以失败或挫折而告结束。在这个意义上，他俩真是天生的一对。

正当马汉与埃莉开始“谈判”的时候，他接到了调职命令，要他赴波士顿的商船“沃塞斯特”号就职。

1871年3月，马汉启航去法国，7月21日返回。接着，他请假与埃莉相会。同年8月13日，马汉正式向埃莉求婚。想不到埃莉小姐对此感到“十分突然”，她告诉马汉，这件事她还

能独立自主作出选择，她还告诉马汉，她的父亲正身染重病，不能马上向他提及求婚一事。

9月16日，悲剧降临到马汉的家中，他的父亲在西点因精神病跳入哈得孙河中自杀身亡。马汉匆匆赶回家办理父亲的丧事。1872年1月，马汉奉命去纽约工作，在那里，他继续追求埃莉。

直到1872年5月初，埃文斯夫妇才勉强同意了埃莉与马汉的这门婚事。马汉立即申请从6月1日开始的为期6个月的婚假。但上司只批了他3个月的假期。6月11日，他终于同埃莉举行了婚礼。9月初，他继续要求将这个短暂的蜜月延长3个月，并提出：“如果有可能，最好能够延长至年底。”由于马上就要晋升，还要准备接受提升中校军衔的考试，马汉只好延长了半个月的假期。9月中旬，他离开与新娘暂时居住的新泽西州的朗布兰奇赴华盛顿，在那里接受了航海操船、导航等基本科目的简单考试。于11月20日被提升为中校。这一职务的海勤薪金为2800美元，岸勤薪金为2440美元。

1872年12月11日，马汉奉命到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任“黄蜂”号舰长。根据当时的规定，军官的夫人可以随同丈夫前往南大西洋军港，因此埃莉决定与马汉同行。这次“海勤”任务是马汉所有海勤任务中最美的一次差事，因为这次任务的实际出海时间并不多。

12月23日，马汉偕同已有两个月身孕的妻子辞别了纽约，乘英国班轮“多洛”号于2月初抵达蒙得维的亚。1873年2月15日，他向南大西洋港的司令员威廉·罗杰斯·泰勒少将报到，被分配到“黄蜂”号军舰上任舰长。

马汉正式就任“黄蜂”号舰长的职务后，为了安顿埃莉，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他给海军部长写信要求允许埃莉与他一起居住在舰上，结果得到了泰勒将军的许可证，他们便将暂时栖身的舰室装饰一新，埃莉住在里面倒也算凑合。不过马汉夫妇同住在战斗舰上终非长久之计，于是他们同时想方设法在岸上寻找住处。最后，他们终于在蒙得维的亚找到了一处较宽敞的住宅。1873年，驻地流行瘟疫，停泊在港口中的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巴西等国家的军舰纷纷躲避到乌拉圭的安全地科洛尼亚去了。

马汉在担任舰长期间，“黄蜂”号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海岸测量和绘制海图的工作。1874年10月26日，马汉奉命调离“黄蜂”号，1875年5月，马汉和他的妻子女儿到达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市。

五、参与改革 研究理论

1875年，马汉回到美国，目睹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经济萧条、政府腐败，海军部也充满了贪污、腐败、舞弊，使他感到震惊不已。正是这种情况下，马汉参加到了海军改革者的行列。

同年8月，马汉被派到波士顿海军造船厂工作，12月加入了对海军施政及其腐败现象进行攻击的行列。次年，他以书信方式大造海军改革的舆论。马汉的行为受到海军被指责官员的怨恨。1876年，由于海军经费大量缩减，马汉被内定为免职待命的军官，对此，马汉感到意外和惊讶，并指控是这些人的阴谋。

1876年10月，马汉被委派到海军军官学校担任临时职务，考核学员。1878年马汉担任军械和射击系主任。在这里，他参加海军研究所的专业活动，研究学校的课程，调查学员的问题，并结识一些外国学员。他以学校中平凡的一件事为题材，撰写了一篇名叫《海军教育》的文章，文章中提出了学校更新课程、改革学员计划等问题，结果在美国海军研究所举办的竞赛中名列第三，获得奖励。

1880年7月3日，马汉受海军军官学校派遣，作为航海指挥官到纽约海军造船厂（位于布鲁克林）工作。

在造船厂，马汉监督军舰上航海设置的购置、测试和安装，并提议使用革新项目，配置新发明的电气装置。为了提高海军的能力，马汉还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倡议建立新型海军。

在布鲁克林造船厂他有很多空闲时间。利用这段空暇，他读了威廉·内皮尔的经典著作《佩宁苏拉的战争史》。这部多卷著作立即将马汉送到了“新的思想境界”，使他“看到了军事上的因果关系”，从而激励他着手撰写军事史。当他有了写作欲望并意外地接到这方面要求的时候，马汉写成了第一部书《海湾与内陆水域》。这本书是作为查理斯·斯克列布纳父子公司匆匆收集的《南北战争中的海军》系列书的一部分，于1883年6月出版的。

这部著作并非马汉最伟大最辉煌的著作，它实际不过是对南北战争时期海军几个战例的直接描述，书中并未提到或包含马汉以后指出的海上力量的设想。由于出版商急着出书，他用了5个月的周末和晚上赶了出来。

然而，这本书对马汉以后的经历都是十分重要的，由此使他

开始成为一名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这个事实是他 1885 年进入海军学院任教的直接原因。

1883 年 8 月，马汉晋升为上校。9 月 10 日，他乘船到达秘鲁，在卡亚俄接任“沃诸塞特”号舰长，然而，该舰的恶劣状况使马汉感到厌烦，他几次写信反映情况，却无人问津。

六、出任教官 艰难创业

直到 19 世纪末叶，美国海军仍是一支被人当作“笑柄”的可怜的过时的舰队。这时的美国海军“仅居世界第 12 位，排在丹麦、中国和智利的后面。”海军上将波特曾把这支舰队比作“画在中国人的古代碉堡上的龙，只能起吓唬敌人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美国海军界根本瞧不起基础理论，对战略研究更是不屑一顾。有头脑、有经验的卢斯准将曾连续向几任海军部长发出呼吁，要求建立海军军事学院，以便让高级军官学习各自的专业和军事技术。然而，卢斯的建议却遭到众人反对。一位海军上将对卢斯的建议竟嗤之以鼻，并故意自我解嘲说：“照他那么说，我将一钱不值了！”直到 1884 年，“头脑开通”的新任海军部长钱德勒才签署了建立海军学院的命令，校址定在罗德岛新港一所简陋不堪的贫民院里。

1885 年是马汉事业上的转折点。这一年，新建立的海军军事学院院长斯蒂芬·B·卢斯将军看到了马汉的处女作《海湾与内陆水域》以后，独具慧眼，立即邀请马汉上校担任讲师，专门讲授海军历史和海军战略课，给他提供了一个成为世界名人的台阶。

马汉接到卢斯的邀请书后，欣然同意任教。

1885年10月，马汉正式到校执教。在海军军官中，这所学院已经成为颇有争议的话题。当马汉到来时，该学院应做的事情仍然悬而未决。

为了撰写讲稿，马汉查阅了大量资料，跑了许多图书馆，为了研究《舰队战术》，马汉孜孜不倦地追寻着这些模糊不清的问题在历史上的类似点，一鼓作气写完了讲义。1886年5月1日，马汉把他的《舰队战术》手稿邮寄给卢斯，同时指出，它对战斗编队中鱼雷艇的位置、近战的最佳编队、“各种防御或攻防序列的优缺点”以及“退却与进击的方法”均欠考虑。

6月到8月，马汉又写完了关于海上力量对历史影响这个论题的详细提纲。

马汉刚安顿了全家，准备在缅因州度夏，专心致志从事写作，这时他得知，卢斯已晋升为少将，并且已调离海军学院。调令于6月18日生效，他被受命指挥北大西洋海军站。马汉立即前往纽波特，向他的这位良师益友请教。不久，马汉接替卢斯就任该学院的院长职务。不过，马汉并没有接到正式的委任状。8月底，他便这样作为这所初创学院的第二任院长从巴港返回了纽波特。10月，他的妻子埃莉和孩子也搬到了纽波特，学院为他们全家提供了住宅。

1886年的海军学院并非优雅和舒适之地。当埃莉和孩子们秋天到达这里时，该院的翻修工作仍在进行中，每天早饭后，马汉全家必须让出自己的房间，以腾出空房来供孩子们上课。他们住的这座建筑年久失修，破旧不堪，设备简陋。

实际上，当时的海军学院形同虚设，院长的职位更是空的荣

誉头衔，马汉的研究事业仍未摆脱窘境：政府给予的经费少得可怜，他不得不四处疏通关系，以维持学院最起码的教学开支；学院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院长也只能用橡皮管从汽车水箱里抽出一一点热水洗澡；官方竭力反对学院研究战略问题，要求换上技术课程……马汉以坚强的毅力，排除了种种困难和干扰，更加坚定地朝着既定目标奋进着。

海军学院于 1886 年 9 月 6 日开学。共 21 名学员，5 名教官，其中包括马汉。卢斯的旗舰“田纳西”正好泊在港内，舰上军官听了这期学员的头 10 天课。卢斯极力主张，学院要使用他指挥的舰只和人员进行实习，这样就涉及到为在纳拉甘西特湾进行撞角战模拟演习而运用“田纳西”号汽艇的问题。虽然这次实习的队列变更与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舰队战术之间没有多大关系，但是马汉认为，这种演习“将会减少连续不断地讲课的单调感”。不过学院在那些顽固的批评家们的印象中，似乎偏重于重视实际训练。

对于 1886 学年所设置的课程，卢斯特别强调要讲授战略、理论和历史。马汉对此也很支持。他认为，学院应该是致力于对战争艺术进行历史和理论研究的机构。为了对否定学院成立的人的回击，马汉在课程设置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其中最大的改进是把理论同美国当时的重大海上事件结合起来研究。在办 1887 届训练班期间，他讲授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战略态势。他的这份讲稿经加工修改后于当年发表。

1887 年 10 月，在马汉呈送给沃克的年度报告中，他把海军学院的课程同巴拿马地峡和法国在那里的存在联系起来。他争辩说，考虑开凿一条运河的结果是“旨在让军官们了解中美洲海域

正在发生的大事，从军事控制的观点来看那些地区的重要性，即使不是在战时，也要顺便提醒他们注意下列事实，即一个国家的商业和海军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 1887 届训练班（在他看来，这是非常成功的一届）结束时，马汉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海军拨款法案积极游说，这个法案将决定学院在 1888~1889 年度的命运。他希望该法案专门为学院列出具体的财政开支项目。

1888 年年初，马汉把他对学院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的看法告诉了不少于 12 名有影响的众议员和参议员。那年 1 月，他又前往华盛顿，缠住各方面的议员，要求给学院单列预算。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马汉的努力失败了。1889 年，学院的建设状况不但没有得到好转，相反，海军部于 1889 年 1 月 11 日下令将海军学院迁至戈特岛，与那里的鱼雷站合并，海军学院的校舍移交给施莱和装备局，作为三等水兵训练设施。第二天，马汉随即被免职。他没有像他的前任所担心的那样被派到海上去，而是被派到华盛顿特区，在该区西北边的海岸一带选择一个建立海军基地的场地。

七、建树“海权” 出版著作

1888 年 11 月 30 日，马汉正式就任西北海军船坞地基委员会主席。12 月初，他着手进行赴任的准备工作。12 月底，因腮腺炎发作和身体极度虚弱，他不得不中断工作。

此时，卢斯等人向海军部建议把海军学院同鱼雷学校分开，并且搬回原先在科斯特岛的驻地。本杰明·F·特雷西海军部长

对这个请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刚刚选举产生的共和党国会于1889年3月拨款10万美元，用以兴建海军学院的校舍。1889年秋，特雷西确定命令马汉监督新校舍的施工。

马汉病愈后，将1886年写成的海军史的讲稿，在经过几次讲授后，再次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当马汉接到陆军部长的命令后，他一面拟定建设海军船坞的报告，一面修改书稿，寻找出版商。

在卢斯和特雷西的支持下，1889年9月底，马汉将书稿交给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很快发现了这本书的价值，10月就着手出版这本书。1890年5月上旬，马汉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问世。

《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出版，使马汉一举闻名。在一时的谄媚和奉承之中，马汉已飘飘然不知所措。在担任学校非常任教官和非常任驻工地督监期间，学校的学术活动已经中止，于是，他开始撰写《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的续集。此时，马汉的傲慢和妄自尊大，使得周围的人无法与他交往和接触，有人将他的著作改名为《海上力量对马汉的影响》

1892年，马汉被任命为海军学院院长，这一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海上力量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一书出版。海上力量两本书的出版，确立了马汉的“海权论”的理论体系。

在这两部重要著作中，马汉阐述了他的“海权论”的基本理论。马汉把晚期重商主义鼓吹的海外贸易致富论作为他立论的出发点，强调控制海上交通线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并认为海洋是大自然予于人类的伟大交通工具，富有进取性的国家则靠海

洋夺取殖民地和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来获得原料和市场，因此加强海上力量是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马汉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海上实力对本国的发展、繁荣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如果能执行以海上实力战略为基础的国家政策，那将会在国力和威望上给它带来与英国相同的好处。

马汉认为，海权不仅能够决定海上和陆上战争的胜负，而且可以决定历史的进程。为了说明海权“至高无上”的重要，马汉详细、深入、细致地剖析了17世纪到19世纪期间英、荷、西、法、美等海军强国争霸海洋的历次海战。通过历史的考察，马汉用两句话概括了他的“海权”论的主旨，即海权“对于世界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控制海洋，特别是在与国家利益和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控制海洋，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纯物质性因素中的首要因素。”

马汉强调指出，无论什么国家，若要想在世界事务中起作用，就一定要控制海权，“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因素”。而要能够控制海权，就必须具备6个方面的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人口、民族素质和政府机制。马汉认为，海权的涵义远远超过海军的力量，不仅包括一支强有力的舰队，而且还应该包括商船队和可靠的海港基地；海军训练、演习和战役只不过是达到某个目的手段而已；商队和海军作战编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能否两者兼而有之，他断言：“商业支配着战争”。

马汉认为，一个濒海国家，倘若海岸曲折、人丁兴旺、干劲十足，政府有见识、有雄心壮志，又能控制重要海上通道，那就最有条件成为海上强国。其中，马汉特别强调对于海上重要通道

和海外重要基地的控制。他曾形象地比喻说，如果没有海外的战略要点，“军舰将尤如陆地上的鸟，不能远离本国海岸”。

马汉通过剖析荷兰、法国和英国的事例，明确指出，荷兰在近代史上迅速衰落的原因是它在发展海军的同时不得不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在陆地上进行大小战争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独立。法国也相仿，一面建设海军，另一方面又在欧洲大陆搞扩张，以保持自己的霸主地位。由于上述两个国家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分散，造成国家防御力量比较脆弱。而英国却得天独厚，处于海上中间位置，执欧、亚、非、北美海域之牛耳，建有强大的舰队和庞大的商船队，因而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为此，他建议美国政府要像英国控制地中海一样，牢牢控制加勒比海，绝对占有巴拿马运河，尽快吞并夏威夷群岛，并相继在世界主要航道上建立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军基地，以控制中间海域。

马汉主张，要夺取并保持海权，最重要的则是拥有优势的海上实力，它主要由强大的舰队、庞大的商船队及为之服务的发达的基地网这三大要素构成。其中，强大的舰队是海上实力的主体，它在保护殖民地以及殖民地的贸易中，在平时经常的威慑中，在争夺海洋的战争中，在战时的武装护航中，均是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庞大的商船队是海上实力的辅助力量，它是联结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纽带，是聚敛财富的手段，同时也是供应和补给舰队的“浮动基地”，是海军的直接的后备力量；发达的基地网则是舰队和商船的支撑点，是海上实力的可靠依托。

马汉断言，有了海军为核心，商船为后备，殖民地和海外军事基地为支撑点所组成的海上实力，再采取集中优势力量在具有

决定意义的地区摧毁敌人舰队主力的作战原则，就能持久地、牢固地掌握制海权；谁掌握制海权，谁就能制敌于死地，取得称霸世界的地位。

在夺取制海权的方法上，马汉深受约米尼的影响。他认为，夺取海权的基本方法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但要完全夺得海权，只有通过舰队的决战。为此，必须建立一支远洋进攻性舰队，集中兵力对敌舰队主力实施积极的进攻。他认为“在海战中舰队本身乃是一切关键的所在”，这是海军战略的“金科玉律”。他反复强调舰队是海洋上的野战军，是海上进攻的主力军，而基地、要塞又是这支主力军赖以生存、补给和获得支援的依托和可靠后方。他还主张积极进攻，在被迫防御时，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八、“海权”鼻祖 闻名世界

马汉所处的时代，是美国资本主义获得巨大发展并进入垄断阶段，而世界基本被瓜分完毕的时代。马汉的海军理论，特别是他的“海权论”，正好适应了欧美列强们重新瓜分世界的需要。因此，他的著作一出版，便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狂热欢迎和一片喝采，并在许多国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一出版便风靡全球，陆续被译成德语、法语、俄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各国文字，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世界畅销书之一。

在美国，此书在当时再版32次。马汉的《海上力量对历史影响》一书出版后，担任联邦文官委员会委员、后来出任美国总

统的西奥多·罗斯福把它吹捧为“绝妙的书”，是一部“经典著作”。美国海军和陆军当局先后下令要在职军官阅读马汉的著作。

当时，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如西奥多·罗斯福、本杰明·拉特西、卡波特·洛奇和约翰·海等人，对马汉极为推崇，他们都是“海上实力论”的鼓吹者。马汉通过他们以及自己连篇累牍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海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马汉著作问世以前，美国就开始了现代化海军的建设，但仍以建造巡洋舰为主，把攻击敌方商船队作为主要作战目的。随着马汉的“海上实力论”的提出，关于建立战列舰为核心的进攻性舰队的思想，逐渐为美国政界人士所接受。1889年，马汉的密友和崇拜者特拉西出任海军部长后，就提出了要建造20艘战列舰的计划，这个计划因过于庞大，财力不胜负担而没有实现。但1890年国会通过的《海军法案》，仍然贯串着建设一支能控制公海的远洋进攻性海军的基本精神，批准建排水量在1万吨以上的3艘大型战列舰。这些军舰构成了美西战争歼灭西班牙舰队的美国海军主力。

在英国，马汉的理论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发现”，他的书受到百般推崇，而且被当作最大的权威著作加以引用。马汉的几度访英，都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英国最著名的政治人物，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和王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都为他举行了招待会和宴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曾先后授予他博士学位；《泰晤士报》甚至称赞他对海军的贡献可与哥白尼的贡献相比拟。

在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元帅及其皇帝威廉二世也都成

了马汉理论的狂热崇拜者。威廉二世甚至说：“我现在不是在阅读马汉上校的著作，而是想吞食它，并且牢记在心灵之中。这是一本第一流的著作，所以在各论点上都是经典化的。在我所有的军舰上都备有此书，并经常为我们的将领和军官们所引述。”1895 年秋，威廉二世在潜艇上亲自为马汉举行了荣誉招待会，并与他有过很长时间的书信来往。

在日本，马汉的著作一经出版，即刻便被译成日文，而且被列为日本海军军官的必读书之一，人手一册。当时，日本正跃跃欲试，试图赶上西方，马汉此书无疑正中日本下怀。日本政府频繁与马汉联系，就日本海军的规模、舰炮和型号等问题征求马汉的意见。日本政府后来还试图聘请马汉为日本海军的特别顾问，遭到马汉拒绝。可以说，日本发展远洋海军，于 20 世纪初成为东方海上强国，是受了马汉海权论一定影响的。

在这一片颂扬声中，马汉的身价倍增，很快地进入美国谋臣策士的行列，成为美国军政界、特别是海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90 年代前期，马汉两度出任海军军事学院院长。1893 年～1895 年，任“芝加哥”号巡洋舰舰长，1896 年退役。1898 年美西战争爆发前夕，为了制定对西班牙的战略战术，美国海军部特地把正在欧洲访问的马汉调回，聘任他为海军作战委员会 5 名成员之一。美西战争期间，国会辩论夏威夷问题，马汉出席作证，强调夏威夷在美国强占菲律宾战略地位的特殊性，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吞并夏威夷的两院联合决议。尤其要指出的是，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这块“通往中国的踏脚石”后，更刺激了马汉的胃口，他写了《亚洲问题》一书，在书中鼓吹美国应该同沙俄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与此同时，在他参与下海

军作战委员会拟定的一份报告中，公然建议夺取中国舟山群岛作为美国的海军基地，以便伙同英国鲸吞中国的长江流域地区。

马汉在为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上建立支撑点、夺取殖民地、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方面也费尽了心机。他根据美国濒临两洋一海的特点，提出了凿通巴拿马地峡，修筑沟通两洋的运河。他认为掌握沟通两洋的地峡运河这个“生死攸关的战略中心”，是美国控制海上的关键所在。

1899 年马汉作为美国的代表出席了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

1901 年，西奥多·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后，积极地把马汉的主张付诸实施。在他任内，建立了一支拥有 29 艘新型战列舰总吨位达 61 万吨的海军，并把它们派往世界各地巡弋，炫耀武力，显示美国企图称霸海上的实力。为了实现沟通两洋的地峡运河，西奥多·罗斯福玩弄了策动政变等伎俩，攫取了巴拿马运河开凿独占的权利。1911 年美国国会为巴拿马运河区设防问题展开辩论，马汉给一家报纸写信，力主在运河区修筑炮台，建立美国对运河的绝对控制，并撰写了题为《巴拿马是国耻的一章吗？》的文章，为美国践踏巴拿马国家主权，霸占运河区的侵略行径辩解。1906 年，美国政府为表彰马汉的功绩，晋升他为非现役海军少将。此后，他又被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海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马汉一生从事海军职业，专著理论研究，共撰写了 20 部海军战略理论著作。除上述 2 部著作外，他又陆续撰写出 18 部著作和大量关于海军战略方面的文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97 年撰写的《纳尔逊传》和《美国目前和未来对海权的关注》；1905 年撰写的《海权与 1812 年战争的联系》；1911 年撰写的《海军

战略》；1913 年撰写的《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活动》。这些著作，系统地奠定了近代海军战略的理论基础。

1914 年 12 月 1 日，马汉在华盛顿海军医院病逝，终年 74 岁。